

# “十月”的选择

—— 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

● 刘淑春 翟民刚 王丽华 编



CTP

中央编译出版社

K512.57

L670

# “十月”的选择

——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

刘淑春 翟民刚 王丽华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035567

2088/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刘淑春等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9

ISBN 7-80109-200-7

I.十…

II.刘…

III.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研究-文集

IV.D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0587号

**“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      **刘淑春等编**

---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朝阳东方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330千字

**印 张:**13.625

**版 次:**199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定 价:**25.80元

---

本书由中央编译局社会  
科学研究基金和学术著作出  
版基金资助

---

# 前 言

---

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80 周年。作为 20 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十月革命自其发生之日起，即成为东西方政治家、历史学家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今天，十月革命的话题尤其引人注目。

1917 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人类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如同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任何一场变革一样，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起点的本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其短短的 80 年发展历程中，既有高歌猛进的辉煌，也有挫折徘徊的坎坷，更有革旧鼎新的复兴。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当苏联社会处于动荡、解体之时，苏联国内围绕着“十月革命究竟是 20 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悲剧性的错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联解体后，国际上一些人把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归咎于十

月革命，攻击十月革命犯了“原罪”，并断言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已经“终结”。可见，如何评价十月革命，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研究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此，深入探讨有关十月革命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正确总结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充满希望地跨入 21 世纪，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编译本书，将国外学者关于十月革命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介绍，供关心此问题的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参考。

本书收录了俄罗斯学者以及少数西方学者 90 年代以来关于十月革命的评论，也有个别政治人物从理论上对十月革命提出的看法，所选文章侧重于理论分析和史实研究。文章以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目的是使读者能从中窥见国外学者在十月革命研究领域观点的发展轨迹和演化。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历史学家，但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他们对十月革命考察的角度也就不同，作出的评论也不同，有些人显然是持反对态度的。我们将这些观点客观地加以介绍，是想让读者了解国外各派学者的观点，在比较鉴别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国外学者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涉及许多问题。这里将书中争论最为激烈的几个问题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十月革命是一场革命还是一次政变”？在大多数俄罗斯学者以至某些西方学者看来，十月革命是一场革命这个立论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少数俄罗斯政治家却重弹 20 年代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的老调，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一小撮职业革命家精心策划的阴谋，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政变。前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谢·菲拉托夫就公然说，十月革命是一次政变，其结果是为数不多但很团结的左翼激进政党篡夺了政权。对这种无视历史事实、否认革命的社会性、否定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群众在

革命中所起的推动性作用的论调,许多学者都据理进行反驳。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国革命史学术委员会主席帕·沃洛布耶夫,英国十月革命问题“重评派”学者爱·阿克顿,俄罗斯学者弗·洛吉诺夫等人,都在其文章和谈话中描绘了俄国各个社会阶层程度不同地参加1917年十月革命的情景,从而说明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创造者,布尔什维克党作为革命的先锋队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沃洛布耶夫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不是一次政变,而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的社会革命,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俄罗斯学者柳·谢缅尼科娃也认为,十月革命具有人民精神的鲜明特征,其意义可与法国大革命相比。

第二,“十月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西方的自由派和俄罗斯的少数人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没有必然联系。还有人虽承认十月革命与社会矛盾的激化有联系,但认为如果没有人为因素起作用,革命不会爆发。如菲拉托夫即这样认为。在他看来,1917年的“十月政变”是俄国当时所经历的现代化危机的不幸产物。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异常尖锐,但俄罗斯帝国还不是不可救药。布尔什维克利用尖锐的矛盾和复杂的形势实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结果给民族带来了灾难。布尔什维克的主观因素对破坏性过程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否则,这一过程未必会发展成可怕的社会反常现象。这两种观点都否认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甚至谴责布尔什维克是人为发动革命的罪人。许多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十月革命不可避免。原苏联科学院院士伊·明茨指出,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这既包括物质技术条件,也包括能够实现这些条件的阶级。美国的俄裔十月革命问题专家亚·拉比诺维奇也认为,十月革命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有关,它植根于俄国在其帝国

主义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历史经验。俄罗斯学者 Ю. 普列特尼科夫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客观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俄国当时处于一个政治斗争极为尖锐、社会局势异常紧张的时期，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形成，正如列宁所说，“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在军事、政治、经济崩溃，领土被肢解，地主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完全丧失能力的情况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保存民族国家的唯一现实的机会。

第三，“俄国在 1917 年除了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有无其他的选择”？在有些人看来，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急不可待地举行武装起义，俄国也许会沿着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道路走下去，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断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使俄国偏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轨道。对此，许多学者依据历史事实作了分析。他们承认俄国当时确有种种机会、面临种种选择。如沃洛布耶夫指出，1917 年二月革命后，俄国面临的抉择是：要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么实行资产阶级改良的变革。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但并没有解决一般民主主义的问题，如和平、土地、经济崩溃、饥饿及民族等问题。资产阶级也试图实行改良，但它没有这个能力。广大人民群众在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于 1917 年秋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自觉选择了苏维埃道路。沃洛布耶夫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作了分析。他指出：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业生产水平虽位居世界第五，但俄国仍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俄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在大战开始后土崩瓦解；俄国资本主义到 1917 年时已陷入严重危机，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谢缅尼科娃也认为，在俄国走纯西方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俄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过于薄弱，小资产者阶层人数很少，自由派在社会上没有牢固的根基。但她认为，把苏维埃制度同议会制度结合起来，才是符合俄国历史现实的选择，因为社会主义理想与俄国传统的村社民主原则有某些相似之处，苏维埃作为独立



的组织实际上是一种自下而上地实现村社民主理想的尝试。她认为,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应该发展议会制,当时有 60% 的居民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种选择是现实的。由于政治精英对俄国特点和西方特点的差别认识不足,要么追求纯西方模式,把苏维埃排除在未来权力体系之外;要么否定议会制,要求使全部权力转归苏维埃,导致苏维埃+立宪会议的选择未能实现。俄罗斯学者 K. 古谢夫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不能对立宪会议的民主性估计过高,立宪会议根本不是民主制的体现,它只不过是临时政府垮台后所有反革命势力联合的一面旗帜。

拉比诺维奇谈到,俄国在 1917 年秋存在另一种可能的选择,这就是建立以苏维埃为基础的多党制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即建立“清一色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他认为,这种选择完全符合俄国人民的要求和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7 年所坚持的纲领。遗憾的是这种选择未能实现。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此都负有责任,前二者在 9 月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从而失去第一次建立社会党人联合政府的机会;后者在 10 月由于起义的行动引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合作的恐惧,丧失了第二次机会。沃洛布耶夫和尤·波利亚科夫则认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目标是不一致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是反苏维埃政权的,他们试图走“第三条道路”。根据他们的分析,建立“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的设想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俄罗斯学者维·斯塔尔采夫认为,1917 年秋俄国面临的真正选择是:要么在克伦斯基政府继续掌权和准备召开立宪会议的情况下,国家沿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发展;要么布尔什维克用暴力推翻临时政府,以便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两种选择的客观因素都存在。只是某些主观因素使事变朝着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方向发展,结果使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不仅可能而且势在

必行，成为业已发生的政治危机和权力危机的最合乎逻辑的结局。

总之，从学者们对每一种可能的选择的分析可以看出，俄国人民作出的最后抉择并非是违背逻辑的。假设只能作为一种推测而不能证明现实，历史从来不承认“如果”，现实就是历史的选择。

第四，“如何评价十月革命的性质以及随之建立的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在苏联解体之时，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一些人对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产生怀疑，提出种种看法。如俄罗斯学者阿·福明根据列宁的《四月提纲》得出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继续的结论。他谈到：列宁关于俄国当时形势特点的表述，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实际是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列宁所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是仅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言，“已经完成”的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俄国的革命不属于这种类型；俄国革命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经到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程度，因此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阶段的内容。福明由此认为，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开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在十月革命中产生的苏维埃社会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并具有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架的工业化社会的变种，换言之，它没有在社会形态上发生突破。

俄罗斯学者E. 博罗金则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谈起，认为十月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亚洲式的社会革命。在他看来，这一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尽管主观上追求社会主义目标，但他们的许多战略和策略方针客观上都是与发展起来的亚洲式的社会革命的要求相

一致的。俄国革命不管以什么形式结束,其最后的结果也只能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后来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但由于列宁过早逝世,这条道路没有坚持下来。斯大林搞集体化、没收富农财产、实行镇压,是要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斯大林现象是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亚洲型资本主义。

俄罗斯学者米·戈里诺夫对革命的客观结果即革命产生的社会类型(制度)、革命的成果与失误、革命对民族和整个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革命,十月革命后直至30年代形成的社会制度可以称为国家无产阶级工业化社会主义。戈里诺夫指出: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实现了生产社会化,消灭了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说它是“国家的”,是因为它所实现的社会化基本上是虚幻的非现实的,因为支配财产方面的大部分职能与群众格格不入,只是对党和国家机构的代表有利;说它是“无产阶级的”,是因为无产阶级是这个制度的社会基础;说它是“工业化的”,是因为社会主义当时在俄国客观上要解决的(而且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解决的)主要任务是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无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革命为间接地向国家市场的、和谐的后工业化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开辟了道路。

然而,一些学者始终坚持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沃洛布耶夫指出,十月革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尽管俄国当时并不完全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文化条件。他谈到,列宁在论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时,着重分析了导致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个具体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家的落后。在列宁看来,既然国家落后、战争和经济破坏已把国家推向灾难的边缘,同时在社会中又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那就应当以革命的方式改变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即不要等待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完

全”成熟，而是首先推翻不能保证国家进步的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政权，然后在这一政权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因此，列宁的方案不是在俄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从实际出发，逐步采取措施向社会主义过渡。

普列特尼科夫等人则明确指出，十月革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和农民第一次胜利的革命，苏维埃国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国家，它实行的是最初的社会主义，尽管这种社会主义还不完善，但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体现了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

除上述这些问题外，本书还涉及“列宁在决定进行十月革命时是否把希望寄托在欧洲革命上”、“一党制是不是十月革命的必然产物”、“国内战争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等问题，这里不一一赘述。纵览全书，读者不难发现，本书所载大小论文，无论其中体现出的是唇枪舌剑的论战，还是依史据理的分析，都提出了十分严肃并令人深思的问题。论文中有些观点值得借鉴、参考，有些观点则应以批判态度对待。

应当指出，十月革命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俄国具体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278页）十月革命的胜利，首先引发了德国等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继而推动了中国等亚洲国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最终促使中国等世界上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等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还应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十月革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毛泽东说：“十

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上,第1360页)中国人民正是通过十月革命找到了观察世界和掌握国家命运的武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找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今天,邓小平同志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创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伟大变革。中国正以其生机勃勃的姿态和令人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宣告:伟大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继续,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定会取得新的胜利!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本书无论在选材还是编译上都会有疏漏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刘淑春、翟民刚、王丽华选材和编辑,翟民刚负责整个工作的调度,刘淑春撰写了前言。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列斯室及其他室、所的同志承担了本书的译、校任务。丁世俊对编选方针提出建议,并统看了全书稿件。

中央编译局领导及有关室、所负责同志对本书的编选给予指导并大力支持。中央编译出版社为促进本书的编选和尽快出版作了极大努力。谨在此一一表示感谢!

1997年7月

---

---

# 目 录

---

---

1 | 前言

1 | 十月革命是 20 世纪的重大事件，  
还是悲剧性的错误？


弗·叶·梅利尼琴科  
帕·瓦·沃罗布耶夫  
尤·亚·波利亚科夫

20 | 1917 年秋季的俄国


亚·叶·拉比诺维奇  
亨·约费  
B. 布舒耶夫

32	十月革命是否必不可免	阿·布坚科
46	幻想与现实的抉择	维·斯塔尔采夫
58	探索实质	米·戈里诺夫
65	列宁与俄国自发的社会主义	弗·巴库林
74	三种传统观点和重评派观点	爱·阿克顿
98	重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爱·阿克顿


129 | 1917年我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E.T. 博罗金




148 | 应该从二月革命走向十月革命吗?  
弗·瓦·萨佐诺夫  
弗·捷·洛吉诺夫




159 | 这一事件决定了俄国和欧洲的命运  
亚·叶·拉比诺维奇  
费·穆奇  
B. 巴甫连科



167 | 俄国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  
弗·普·布尔达科夫



175 | 1917年10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柳·谢缅尼科娃





195	关于十月革命的民主主义选择问题	K.B. 古谢夫
207	1917年有没有其他选择?	乔·弗兰克尔
217	1917年的列宁、社会主义和国家	尼·哈丁
235	革命与人民(方法论和理论观点)	帕·瓦·沃洛布耶夫
249	1917—1920年工人阶级的社会面貌问题	E.Γ. 吉姆佩利松
254	十月革命和土地问题	T.B. 奥西波娃